# 群像 | Lucio (下): HGP工作篇

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8-06-11

### 写在前面

2018年5月1日,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迎来了它三岁的生日。

我们的社团年龄不大,却经历了许多曲折坎坷。同样,其他高校和社会的同类组织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故事。

为了记录下这些记忆与历史,我们决定开展一次系列采访。从武汉开始,对我们自己和同类社团的创始人及核心成员们进行专访。

在此过程中,我们结识了许多致力于平权的朋友,也感受到平权之路尚且漫长,荆棘丛中的我们任重而道远,但与朋友一起还是总会有欢笑。

我们将这一系列采访命名为『群像』,希望它成为一群人的缩影。系列采访将不断继续,多元性别性向平等的事业也将越走越远。

——WHU性平会采访组

受访者: 华科HGP前负责人 Lucio

## 一我不再是一个人—

HGP的创始人Barry是在14年6月份创办的HGP,而我14年入学的对手机什么的不了解,也不知道blued。机缘巧合地,军训站在我涂对角的男生,在聊天中对我出柜了,当时没敢说我也是,但是互相加了QQ,他看到我的签名里有天佑鲍比里的God loves me as what I were,就说他也看过这部阵影,问我是不是,我就承认了。我们互相聊成长经历的时候,他向我推荐了Barry成立的这个组织,我就这样加入了HGP。他们有做少龙分享会,私密交流,有同志圈的人、老师还有亲友会的家长,第一学期三次我都参加了,开始有种归属感,不再觉得一个人很孤单,觉得很幸运的够很早遇到他们。社团里一开始女生都是直的,直女+gay,后面努力接触一些拉拉,15级也有了拉拉和跨性别的人加入。也有些人没法认同自己是同性恋,接触我们后逐渐认同自己,因此后来的HGP更多元,我们说HGP中gay是多元的。

最开始时想加入是认为校园需要人做这样的事,Barry也是这么想的,我开始关心教科书里对同性恋的污名现象,也接触给一些努力去推动改变的前辈,比如豆豆,是相对最早的一批,从校园一直做到NGO,整个过程很辛苦。我自己被这些行动者感染,觉得需要去做点什么,就以这样的方式加入HGP,我自己本身是不太会玩儿的(比较闷),有人带我玩就会很开心。

如果没有遇到HGP, 之前想象力受到局限, 不知道大学有这样的组织, 如果不遇到的话, 有想自己做一些事, 在思想比较成熟的情况下会在课堂上分享这些内容, 但可能不会带领人去做, 我比较属于自己行动的朋种。

在HGP第一年学习为主,什么都不懂,学长带着做点事,后来参加的活动多了有自己的想法,自己列一些东西,自己做或者和别人一起,会主动参与。当时Barry大三最忙,甩锅,不给烈烈,直接合我,那时候我什么也不会,小组里的小伙伴要么和我一个年级,要么比我高,我分为法就硬着头皮做。比较基础的是比如教师"游说",带15级学弟和老师聊天,去和老师聊这方面的话题,大概做了一个学期吧。会对老师产生影响,有老师说"教书这么多年,没有一个同性恋学生和他讲过自己的故事,感谢你们的信任说出自己的故事""此前没

有了解过同性恋故事",有一个马原老师后来对我说别个晚上不停在网上找资料,发现网上有很多不利于这个群体的言论,虽然不了解但会理解我作为学生的想法问感情,他可能需要更多时间认识这个群体,去做出判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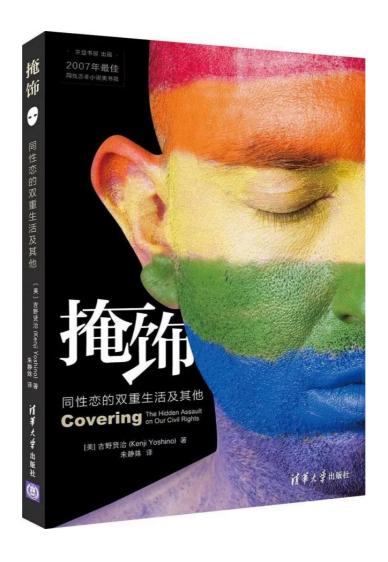


—HGP给我的收获—

HGP中养成的思维习惯,**在团体中一定要把一件事做好的想法中,我可以直接避免不必要矛盾的出现**,有些人有面子主义,拐弯抹角说半天,我会不顾及情面,公私分明,因而处理事情效率很高,当然我的想法也有不成熟的地方,但会有自己的反思,对以后工作有很多便利。父权式模式思维确实有些时候是经验丰富是高效的,但一旦出现错误就是致命的,有些人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比我更多的坎。工作上我可能会给别人施加压力,但我从下就会很随便,不会给大家压力,他们也会觉得我经验丰富,会问我为什这么想。

#### —我们想将零星连接—

从大二开始,越来越多的想法、规划,就去尝试一件件事,因为精力原因,即使的别出,我自己带大家推动,但后来没人能做下去,我去做下一件事了,可是经验还在。觉得自己一路走来参加各种活动,包括**有和学长找过清华大学出版社,因为《同性婚姻的道德法律基础》和《掩饰》,两本书都是同一个编辑朱老师,对我影响很大,**就想找编辑,那个学长很厉害,读了很多哲学原著,懂马克思比较多,他就写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待同性恋报告,我们拿着报告,带着想法,去和老师social了一番。还有之前关主性教育教材,北大的2005有个教材。想去认识这个教材的编写人,就**联系colorsworld创始人之一,去拜访老教授,他很关心,虽然他已经退休,但还是录了一段视频支持我们**。



接触多了,想法越来越多,做了之后发现这些经验对一些校园小组有借鉴意义,清华北大哈工大复旦中大都有长时间的经验摸索,学校环境不一样,时紧时松,但要生存下去总要有各种策略,环境不同资源不同,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不同,但都求生欲很强,产生了各种非亲历者无法想到的点子和用到的途径。因此觉得经验很有必要传承,包括小组死了又活了,没有传承,无法应对各种突发环境,包括升学毕业影响,每次跌倒重新建立都在重复,很难产生很实际的影响,所以希望把前人经验传承,更希望校园小组能像NGO一样有一个稳定的发展。

另一个方面有些高校小组独自发展,开始需要的资金资源不多,但就跟一个小孩一样,长身体时需要更多能量,自己孤立的发展后,越发展困难越有共性,不是一个小组的经验可以解决,多个小组的经验、摸索出的解决方法都很重要,我们想将将零散的小组连接,有更多交流、资源共享。

#### 一我是工作狂? —

我的风格给人一种压抑感,很多社员怕我,虽然差不多年纪,但总给人一种'你做事情一个人就能完成,我们不知道怎么参与,可能没有 互相分工好。"一个人可以全搞定",但是我的苦恼是没有人帮我(哭),我一个人做完了别人就会觉得你一个人就能做朋我们还要做什么 呢,主要是可能我不喜欢强迫人做事,也不会不断悔别人做事吧。

当工作被人误解,得不到支持理解(社员),特别是学习工作累起来,社员不搭理,很不想再去做,之所以不死,就是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干事(责任感吧大概),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,别人要重新开始,非常不值得,上了船,想下下不来了

我不是很会推销自己的人,不喜欢跟别人多讲了自己在干什么,更多是在工作场合说而不是私人场合。

其实自己淡恋爱也推动我做这些事,和他们淡恋爱时不会太和他们说我在做这些事,每一次分手都是共性问题,一方不敢和家人出柜,一方不喜欢遮避奄奄的感情。**有的不敢在公共场合做亲密举动,我说我能够理解,但他觉得对不起我,谈不拢**,难过一段时间,就确实觉得需要改变这样的环境,没有恋爱的时候很无聊要搞点事情。我在失恋时想放弃,分手一段时间之后,又想坚持下去。

#### 一我的坚持与转变—

很多人生活在蜜罐里,是既得利益者,不知道人生的目标,容易落入享乐主义或是功利主义而不自知,也可以说因为自己的身份,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,害怕的是什么,所以目标明确。

也与成长背景有关,也是小地方的留守儿童,从小更加敏感。还有就是一镑的工程,马克思那一套,最喜欢加缪,阿伦特,觉得社会还存在很多不公平的地方,需要变革,包括也看过《正义论》《社会契约论》,喜欢加缪的存在主义——在理性的反抗中认识自己的存在,我会找各种理由支持自己做各种事情,以前做事会比较苦闷,做不到想做的状态,时间精力不够,能力不够,做不到想做的状态,有时候又会有种自己一个人跑得太快而没有同伴的孤独感,这种情感以前会有,慢慢变得平和很多,后来想的比较开,自己能做的事情不多,但只要一点点坚持下去,也蛮好玩的。

从特别想改变这个世界到让自己能有更好的成长各个方面更加成熟,当你把自己做的很好后就很自然的情景响身边的人,他会和你在一起话器服,就会思考为什么会给别人这样的感觉,然后去了解你,在这过程中有他自己的思考成长,变成更好的人。**我就是前前后后接触了很多对自己性格养成有影响的人,他们的生命故事很有感染力,活的非常可爱,有活力。** 

我们没必要把自己做的事情看成很伟大的事情,**只要你能从你做的事中感受到快乐就很棒了**,有人会感到孤单厌世,就是没找到使自己快乐的事,就会觉得生活就是have sex和谋生呀,就会很boring。

我也经历过态度转变的过程,主要因为接触的人和事,在大三下学期转变吧,考完试后准备外国交流,参加夏令营,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各种老师同学和非常厉害的人,因为他们的感染让我思想转变。另一方面就是多读了点书,还有接触了嬉皮士——要做爱不要作战,也就是美国垮掉的一代,各种观点中撞,认识到人权的多样性,信息多了之后不会再有傻傻的坚持,所谓信仰,而是转变为持续力更长的坚持,也就是热爱生活吧。

以前希望通过一场井座、沙龙景响多少个人,但是现在人主观性很强,大家不太希望被你的什么东西景响,有抵触心,但有时候这种成长给你带来的改变是观念上的,**以前更希望别人的态度改变,现在更在意自己的态度是否改变,想清楚了没有,首先要认识自我,再去认识别人,最后才去沟通,否则更多时候沟通都是无效的。** 

受访者 | Lucio 采访人 | domi 鹅 排版 | 桃子

## 【往期文章】

群像 | Lucio (上): 自我认同篇

群像 | 照照: 刚加入时, 没想到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睡我上面的直男 | vol.4我爱0, 我爱1 艾滋快怂进校园 | 流程及问题解答



邮箱: whunow@163.com

微博: @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

小秘书微信号: whunow





"赞赏给WHU性平会"